皇明從信錄

余闕以忠義為守故孤城百戰師不克援及城陷之日夫死忠

皇明從信錄卷二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戊戌 元至正十八年 宋龍鳳四年

正月、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等、取婺源、斬元守將帖木兒不花。○余闕困守安慶、以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

妻死節子死孝柴帝淶淵長軒千晉十壺諒哉

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術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彊衣巾而出嘗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舠以悶步危懸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同時死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

闕之所長

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純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蔣廷齡、丞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歹、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闕於五經皆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爲篆籀亦工。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

先是、余闕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我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上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

皆若之天下豈有亂者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易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爲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爲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隨貨不可得也悉爲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

姚福曰余公守安慶羣盜四面攻之　太祖與援兵不加一鏃何也其時友諒僭大號據全楚　太祖提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以攻堅城不惟頓兵挫鋭然自撤肘腋身受逼敵則亦安能從容俯仰礪兵秣馬以觀四方之釁而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略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爲元守實爲我用其後友諒雖下安慶然兵力自是漸衰而勍與之朝已莫能與京豈非天哉臨川朱彥昌弔余公詩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脣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爾

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比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此賦民難何○命廖永安愈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欒瑞率僞州判朱定等拒戰世傑沓弋躍馬陷陣戰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定等海舟奪回馬䭾沙擒欒瑞

按國初諸大將死忠王事者桑世傑爲首後追封永義侯配享太廟

李文忠等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灰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騺，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進取淳安，夜襲偽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　上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州守禦。時嚴新破，城壁未備，張士誠率苗獠水陸奄至，文忠出奇大敗之，復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進，水寇遁走。

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復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

昌。○毛貴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處，山東遂陷。○劉福通遣將王士誠攻陷晉寧，元總管賽因不花死之。察罕帖木兒遣兵復晉寧。○毛貴引兵陷般陽，又陷薊州、郭州，至栁林，元樞密副使達谷珍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剌不花破毛貴兵，貴走據濟南。○劉福通兵西攻陷元冀寧、大同諸郡，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關保邀擊之，福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郭擇善、拜帖木兒、定住、汪長生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走四川。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福通據汴梁，迎韓林兒都之。關先生、破頭潘等率兵分二道，一出絳

州、元出、飛狐、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雁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元察罕帖木兒遣關保分兵阻扼、自勒兵屯聞喜、及塞井陘杜太行扼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擢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祿大夫、（大將之才惜用之已甚）

六月李文忠兵取浦江、縣鄉鄭氏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俱避山谷、卽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毋侵掠○

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於福山港、大破之、又破士誠兵於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盤子

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郤周全殺伯帖木兒以懷慶降劉福通馳其民入汴福通遣全率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怒其不進殺之

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遏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天生此輩爲我太祖驅除耳）

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爲張士誠所殺其部將員成率李福蔣英劉震黃寶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營降士誠以楊完者死益無所憚遂遣兵據杭州嘉興紹興皆爲所有

十月徐達邵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廖永安既同徐達等拔宜興復帥舟師擊張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被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因之○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

體陛擢無功者令返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時羣雄割據，上固守江東諸郡，以覩四方之勢，乃謀取浙東，胡大海率兵攻蘭谿，克之，進攻婺州，今金華府。不下。上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自帥常遇春等兵將十萬往征之，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命預帷幄密議。

十一月壬子，上第三子生。

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州人王宗顯前往婺城探聽。宗

顯博涉經史，避亂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顯至婺，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為心，回以告。上喜曰：我得婺州，今汝作知府。遂進攻城，敗處州叅政石抹宜孫兵。次日攻城未下，元守將寧安慶與治書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李相縋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上許之，因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本部將帥家以明順逆。兵既入，擒帖木烈思等，下令軍中無得侵暴，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安堵。改婺州路為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

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上旣撫定婺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按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如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上駐兵之地種種靈異載

紀非誣。太祖自製西征記，太平陣上之龍，石灰山

伏兵之而皆應在彼項，班彪曰，神武有徵應，亮哉。

己亥元至正十九年宋龍鳳五年

正月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士誠

遣呂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

陣，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

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

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樂平

儒士許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及

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謁　上于

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

雄中奇論是剴定本領

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 上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飢渴方廣攬羣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瑷曰如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 上喜即授博士留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瑷爲知府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艨艟蔽江僞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於江壖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十餘莫敢前且分兵欲

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五百餘人。殺溺甚衆。敵宵遁去。復寇常州。良間道邀其援兵於無錫。殲氣殆盡。自是敵兵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上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爲詩文以美之。○陳友諒攻信州。元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敗走之。斬獲無算。賊攻城益急。遣人說降。的斤叱斬之。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尋城破。的斤戰死。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王師克金華。上遣使往慶元今寧波府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

將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宜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關爲質　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金華民獻能詩女子　上命誅于市以絕進獻○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太平總制費賢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復破走之○太祖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韋趙爲浙

人才地勢歷如列眉

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為才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欒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四月張士誠遣亨羅張侵常州吳良擊敗之〇張士誠遣兵侵嚴州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破走之自是賊兵不敢窺嚴州〇徐達等擊走趙普勝進復池州府　上親征浙東方憂趙普勝剽掠池州大喜〇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

馮國用卒年三十六

按馮國用之典親軍也我 太祖稱其導從有方勳介古道其死也 上慟惜之其葬也車駕臨奠致奠後追封郢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

以常遇春爲鎮國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同元帥朱馬兒守金華馬兒本姓徐 上養以爲子

按我 太祖於國初時所克城池多用養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即沐英得宣州用道舍即何文輝得嚴州用保兒即李文忠得處州用柴舍即朱文剛又有金剛奴也先買驢真童潑兒之類皆養子也後皆令復姓

六月 上自金華還建康

七月 上以無爲州逼近肘腋命元帥朱文遜秦友諒率兵進攻克之

八月徐達克潛山

十月常遇春、胡大海克衢州。○張士誠侵常州、吳復敗之、

上賞復白金五十兩、紅刺繡蟒衣一襲、名馬一疋。○僉院

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於陣、

後追封河間郡王、其子通海、通源等、皆封爵公侯、

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劉福通以其主小明王走安豐。○陳

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

之、六月俞通海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太祖曰、普

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

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通數術、普畫策、普勝

以爲諜王。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設達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爲。又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進取處州。初再成駐兵黃龍。元處州守將參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將士皆無鬭志。胡深知天命有在。間道來降。且言處

不擊上 不戰去突 然果

州兵弱易取。大海即出軍抵樊嶺合攻之、連拔桃嶺高渡二寨、遂抵城下、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命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

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此四人之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守金華。亦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禕、許元、黃天錫、　上皆徵用之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

正月、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知天

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欵 上賜書褒嘉之
○時福青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
降 上亦厚賞之遣還招諭○以馮國勝為帳前總制親
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子誠幼 上命勝襲兄職仍掌親
軍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曰我為
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諮以時事甚見尊
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
兵法性理通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
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每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

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宇文公與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矣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方國珍反海上憲省復舉基爲行省都事議以討方氏羈管於紹興未幾復起之以時終不可爲乃棄官歸田里著郁離子客或說基圖勾踐之業基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如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處州府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

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之。

按基在高安時。有進賢鄧祚者。精于天文術數。見基聰明絕人。乃以其術授基。

上問左司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然之。未幾以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克分水縣。

四月　上第四子生

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知府許瑗死之。初友

諒率舟師圍城雲與朱文遜等迎之文遜戰死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城中乏食雲士馬俱憊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汝斬汝爲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虜非吾主敵也爾不速降賊怒射死之妻郜氏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勢危郜氏抱兒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君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郜氏卽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屍瘞之抱兒逃爲僞漢軍虜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僞漢敗

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阧穴中。天曙。登舟渡江過漢濆軍奪舟。捽孫氏及孤兒投之江。偶江濤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哺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蓬父老。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 上所。孫氏抱兒泣拜。 上亦泣。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遣之無所得。一時咸驚其神異。

按花雲夫婦死節。孫氏感神存孤。此千載奇異跡。五倫書功臣錄。潛溪文集。並紀。至今讀之。猶令人嘖嘖興歎。 太祖後悼雲死事。追封東丘郡侯。時許瑗亦被執罵賊不屈。追封高陽郡侯。立忠臣祠於太平。有司歲時致祭。

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挾壽

人爭天時自以類應

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使人殺壽輝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値大雨略無儀節友諒既陷太平僭大號聲言東下建康震動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晩也劉基獨張目不言妙妙

針芥相投

上召基入内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一時也　上深然基策○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上曰

只是妙千廉

防下彼巳
上分數故
遊用知神

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深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
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
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　上自將擊之　上曰此亦不
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
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
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召指揮康茂才謂曰
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宜
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約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紿告以虛實
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者舊嘗事
友諒其書令齎以往必信其來無疑將行　上以其謀語

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　上曰
此策不可失及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
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閽者持書乘小
舸徑至友諒軍中友諒見閽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
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
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則呼老康爲號閽者急歸具以告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遍
宵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開新
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勝
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軍

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總大軍於盧龍山、今改名獅子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闇者之譎、即命弟五王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酷暑、上衣葺巾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

可笑

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椗，諸軍競前拔。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交集，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鼇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臥床下，得茂才所遺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時降將張志雄言於 上曰：友諒東下，安慶無守禦者。 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

之。國勝以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取安慶、命俞伯仲守之

按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爲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復其城、乃移築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

按張德勝之死也、上痛悼不已、後追封蔡國公、配享于太廟、仍塑像功臣廟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僞漢傾國入寇、上命大海出兵擣信州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帥兵往、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旣傾國入寇、豈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

出偏師設若蚵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衢先釋騷矣大海乃親率兵攻下之改爲廣信府以叚伯文爲知府立龍虎翼元帥府以葛俊爲元帥周將爲副元帥守之

七月　上第五子生○故徐壽輝將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僞漢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　上命鄧愈往鎮之○饒濱鄱陽湖陳友諒數遣舟師來攻愈與于光等連營拒之屢殲其衆○遣千戶王時齎白金往方國珍附搭海舟至燕京體察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察罕汝寧沈丘人初與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尤善用兵已亥秋克復汴梁韓林兒走安豐山西秦隴等

安慶爲長江上流須推次取今復失之伯仲何所逃罪

處次第討平察罕遂以兵分鎮關隘荆襄河洛而重屯兵太行日練兵積穀圖謀恢復山東兵勢甚盛故特遣時往探之○方國珍旣獻温台慶元三郡不欲奉正朔、上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候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遲矣、○陳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破安慶守將俞伯仲走還龍江、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宜誅之常遇春評曰伯仲係渡江勳舊宜曲赦之、上曰不依軍法無以警戒後人賜弓弦一條令自盡擢其弟庸僉行樞密院事、

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之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　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甲申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己亥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丙午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足國之謀一時並舉

二月命馮勝趙德勝等攻高郵

三月泗州守將薛顯舉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勇力過人　上嘉授以指揮使將兵從征○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五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郤之先是

上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禍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釋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遂遣人謝過至是遣其檢校燕敬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上郤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叅知政事守金華

六月偽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於父胡大海即率師由靈溪以進

兵火連綿，山東之民不能貫抗，寧不汸豐，戡亂以蘇其困乎。

德濟聞援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擒明道，及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獲戰馬器械甚衆。上釋明道及漢二，仍授以官，因得友諒虛實，命為鄉導，以取江西。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遂復東昌、冠州，進攻東平，田豐戰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為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豐與王士誠俱降，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為前鋒，進攻宋棣州守將俞寶降，又攻宋濟寧，劉珪亦降，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略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章丘、中據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

多克復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竝
進宋守將陳猱頭等悉力拒守
八月 上親征陳友諒先是 上怒友諒悖逆犯我近疆
殞我名將又聞其弒主及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不樂為
用及安慶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
風遡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海趙德
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不支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
拔劉基以為宜徑拔江州今九江府友諒偽都傾其巢穴 上從之
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
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

伏漢此言
誠心實意
傍從遠照
有不待者
之舉而歸
附之心焉
決策

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及黃州、興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傅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勇略冠時。李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從陳友諒，江州破，率衆降，用為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蹋所坐胡床，上悟，許之，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於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

當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並合洞見肺腑故皆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陞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張志雄號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

爲之計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康泰詣九江降○我師克南康○僞漢餘千守將吳宏建昌守將王溥即王漢二兄袁州守將歐普祥皆遣使請降○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攻下瑞州臨江吉安諸郡○鄧愈領兵襲浮梁僞漢叅政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擊敗僞蕭總管五千餘衆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境悉定○巳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欲緩師以欵我閫僉院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詣愈詐以其地請降愈察其非誠捲旗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度不能脫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

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等十八縣印、請降、愈留克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往九江見

上、愈以兵送之、中途復逃歸新淦、後被執、囚于建康。○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萬、寇長興、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往援、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寇悉兵攻城甚急、耿炳文固守、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 上在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援之、伯昇棄營遁、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康茂才蔡遷等敗偽漢八陣指揮、遂取瑞昌縣、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眞雲龍風虎之會

開籠放網諭扶下知

正月胡廷瑞既降、太祖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太祖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建昌王溥、餘干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衆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戌入城、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於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毋交結

権貴以擾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士民皆感悅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以鄧愈爲江西行省中書參知政事鎮南昌命徐達帥降將祝宗康泰等攻武昌○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參政胡大海李文忠聞即率兵馳赴至蘭谿賊委城遁去文忠遂入金華撫安其民○時處州苗將李祐之賀仁德等亦謀叛殺院判耿再成總制孫炎等李文忠復調兵屯縉雲時二郡賊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候伺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璧奉命往處起發苗軍申

弃吾族類
其心必異
原宜防之

途聞發馳至李文忠所得父舊部千戶朱約等遂會同部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拒戰于劉山擊敗之諸軍進圍處城平之。

按胡大海下嚴州時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巳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參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十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㬋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斲其首提於馬汗以示同僉[illegible]安慶院判張斌脅其從巳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 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貞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史李斌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於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

椽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眞等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爲得眞所害將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眞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得淸聞難引兵奔討 太祖即命左司郎中楊元果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既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德閩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撓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馬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都事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卒環守之脅炎降炎不屈賀仁德以炙雁斗酒餽炎炎不受曰今日乃爲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爲主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焉賀仁德所迫亦不屈而死 太祖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illegible]等率兵抵縉雲榮及祐等攻處州焚其東北門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獻送[illegible]

誅。處州復平。以王愷守之。祭乃還。

按功臣錄云。胡大海爲將。嘗自誦曰。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爭附之。其死也。聞人哀慟。如喪其父母。耿再成威名亞于大海。二臣死。帝痛念弗置。旣追封大海越國公。再成泗國公。並配享太廟。仿塑像祭於功臣廟。初大海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炯炯。有光若燈。及旣薨。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時。或夜觀火光滿野。殉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實有陰助者。

盡國之心。生死不二。忠之至也。

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諸全即諸暨（）張士誠乘浙東亂。調呂珍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兼寄邏桐廬賊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與部下

議曰兵貴虛聲張揚於賊境邵榮領兵五萬巳出江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巳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進抵諸曁勦捕賊見檄退五里下營待戰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賊營驚亂人馬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珍兵片甲不還○上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以鄧愈爲參政留守洪都葛思誠爲行省都事以佐之乃率胡廷瑞等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叛回掠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

廣池口聞變旋師赴之崇等敗走南昌復定　上聞之喜
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荆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之藩屏得
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况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
非骨肉重臣莫能治之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
薛顯同叅政鄧愈鎮之
六月田豐王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豐等既降察
罕推誠待之數獨入帳中豐謀變乃紿請察罕行營遂爲
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中奏山東當大
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衆
未至而已及難時元朝所恃羣雄所憚惟一察罕聞難遠

近莫不驚悼、 上聞之亦嗟歎良久曰天下無人矣詔聞
至燕元恤典極優渥以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擴廓既
領兵急攻益都士誠出戰輒大破之生擒六百餘人斬首
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甚遣使間道求救於劉福通福
通自率兵赴援擴廓擊敗之還走安豐擴廓穴地通道入

大有火風

遂拔其城執陳猱頭等二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
其心祭父察罕帖木兒因遣兵復莒州時福通所遣白不

草華旋成如朽推腐矣

信李喜喜等略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於李思齊
田豐被戮山東地元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
衰、

七月平章邵榮粗勇善戰、與　太祖同起兵濠梁、遇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伺間作亂、至是　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猝發、吹旗觸　帝衣、　帝與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爲宋國興所告、　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　帝不欲即誅、繫於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爲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凶悖、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不利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　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陷我吉安、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之。○元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先是、其父察罕、駐兵汴梁、　上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　上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代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

上遣都事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池州賊羅友賢既作亂、欲通張士誠、杭歙震動、常遇春趙德勝等、平之、斬友賢

○安豐人曹良臣、率衆歸附、良臣英毅剛果、爲衆所推、聚兵立柵以禦外寇、約束嚴明、至是來歸　上謂其持兵自固於兩閒、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誠可嘉、命爲江淮行省參

政。將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聚衆千人，立柵捍寇，至是亦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 元至正二十三年 朱龍鳳九年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大統。

二月 上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牣，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彊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

劉福通死

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張士誠遣將呂珍率衆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上遣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師圍廬州。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於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潛往杭州私易貨物，上怒其泄國事，召再興責之，命叅軍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士，遣再興回聽調。再興懷怨，遂執

所見同

夢庚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降以兵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賊於義烏擊破之陳勝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巖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既至城已完　上大喜以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叅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圍城堅不可拔乃引去○劉基自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

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來侵　上遂伐陳氏○僞漢陳友諒自將駐南昌時友諒憤其疆域日促乃作大戰艦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自爲必勝之計是月壬戌乘江漲直抵城下其氣鋭甚用雲梯百道進攻晝夜不息友諒親督促之攻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晝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殺傷甚衆院判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是月癸酉趙德勝統步卒千人開門出戰其僞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彎弓一發應弦而倒

五月丙子，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昶，擒其副將趙祥，敵退而復合，友諒復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臨江同知趙天麟等，狥於城下，文正等不爲動，

六月辛亥，趙德勝廵城至東門，敵發駑張弩，中其腰膂，箭深入六寸，重傷而死，

按功臣本傳云，德勝性剛直沉鷙，馭下嚴肅，一號令之加，旗幟爲之改色，每從大將征伐，恪守軍令，不違尺寸，平生未嘗看書，而臨機應變，料敵如神，動與古名將合，臨敵不懼，奮身不顧，遂及於難。上痛念德勝不已，後追封梁國公，配享太廟，仍塑像祀於功臣廟，

趙德勝既死，南昌圍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

張子明一千戶耳談兵勢而虜情了了彼賊執而大節不移其

遣千戶張子明赴建業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拎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至友諒縛拎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援師張子明取東吳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　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鬭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用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可必破矣　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大

軍且至友諒怒擿搠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

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　上命諸將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合戰　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等諸將奮擊敗其前軍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　上舟舟適膠沙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舟始退俞通海來援舟驟漲水湧　上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張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會日暮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命徐達回守

建康明日巳丑、上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艦
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
退縮、上不懌親麾旗四麾右師少却、上命斬隊長而
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
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 上然之即
命常遇春諸將分調漁船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
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障天友諒弟僞
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
永忠通海及汪興祖趙庸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聯大
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

飄飄而出行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見之合戰益力敵兵大敗永忠等還　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　上以書遺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尊夷狄是為無策曩者公犯江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讎我自破公江州遂蹂蘄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即南昌府也）十一郡奄為我有

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既困於洪都再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卸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晩矣友諒不答俞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廻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　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决勝　上從之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逃回　上麾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

陳友諒死

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榮等悉以軍馬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為帝○初 上之援安豐也劉基諫不宜輕出 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偽漢圍南昌 上謂諸將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 上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擣建康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割據

惜聖人不自諱其失

者雖多、惟友諒勢彊大、稱巨敵、既敗、 上喜甚、謂諸將曰、
此賊亡、天下不難定矣

高岱曰、元末群雄競起、與我 太祖並驅中原、固非一人、而當時稱勍敵、爲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諒爲可慮哉、友諒之勇悍雄略、躡或未及項羽、而慓迅狡猾出沒飄忽、大困而氣不餒、屢蹶而勢復振、觀其龍江敗績、還攻安慶、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以敗衂之後、旬日之間、而能陷城卻敵、蓋深通兵法、不沮不撓、故能闢拓封疆、奄有荊楚、亦一世之雄也、所惜者昧於強弱之勢、眩於先後之機、我 太祖在金陵、可與合從而不可圖者、乃先自相讐敵、攻戰至無虛日、至於河南形勝之地、韓林兒劉福通輩、又皆非堪定之材也、顧不能進取襄鄧、以窺中原、其策已謬矣、及其東下也、金陵無釁可乘、則擁衆遠涉江湖、以取龍江之敗、及我 太祖出援安豐、金陵可乘矣、乃老師南昌、而不能搗根本之虛、雖天命有在、未可力爭、而用兵之道、當如是哉、况其氣小而志驕、性猜而多忌、拔一太平、遽稱大號、至於受命之禮、於草莽行之、而安慶南

非屏蔽守雖其人乃不能奪一道書處其視我 太祖之宏規偉度天壤懸絕矣豈待決彭蠡之戰而後勝負可分耶雖然我 太祖之所以得肆力於友諒者則以士誠之千遠國耳觀其鄱陽之戰亟命徐達歸守建康友諒既殂諸將勸之西遷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孝春以東吳之乘虛爲慮耳但吳雖篤取之術不欲以權事告人而區區戎簡萬豈足以測聖心上誠坐守吳會而不能出一旅以援金陵則天所以成滅漢之功也天之所與固非人力所能禦哉

鄱陽之戰 上亦屢瀕於危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交鋒既久賊衆不退因被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 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

明之紀信

大呼 上亦驚起回側但見其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上信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爲敵砲擊破矣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永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時有周顛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行乞於南昌比長衆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常至金陵 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首蘇

上厭之命沃以燒酒輒飲極多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乎命覆以甕積薪煆之火息啓視正坐晏然乃令居蔣山

寺、轉益狂肆、日撓亂諸僧、艮不堪、月餘、僧白 上、言其異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 上令僧更餓之、因閉顛空室中、水米不入口、旬有三日、遣問如故 上幸寺、顛伏於道左、以手畫地、爲圈、顧謂 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既而王師征陳友諒、 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聲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底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若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行、行便無風、乃令衆撓舟、行不三里、風既起、而迅飈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問顛言輒來白至馬當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之損人多 上聞之怒令投顛於江中久之與衆偕來 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顛擲不能死 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飾衣若遠行狀遂逝 上前曲腰伸頸謂上曰你殺之 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顛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 上方伐友諒未還士誠脇元守臣請封王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弟士信稱丞相即姑蘇治宮殿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士誠專制江浙

九月 上班師還告廟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及

俞通海田餘賜金帛有差、

十月、　上親征陳理、至武昌、列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柵爲長寨、絕其出入之路。

十二月、　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甚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　上至建康、

戊午、閱武於雞籠山、

皇明從信錄卷二　終